

1983年，將近半年的期間，我在台灣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以英文教授有機化學反應論。當時邀請我去的陳發清教授研究室裡，有位叫何東英博士的副教授，經常出席我的課程，暑假時也親切地陪我到台灣中部的山區旅遊。旅遊途中，我被他溢表於外的博愛精神深深感動。例如，我親眼所見，何教授將在山徑撿到的錢，送到山下逐一詢問可能的失主，然後歸還給一位掉錢的少女。熱心的幫忙車輪陷於水溝的車主，在九牛二虎之力將車推起後，還婉拒車主的謝意。和我同住飯店，若房間恰巧只提供一張床時，就主動讓位，自己睡在地板上。他對人真的細心、體貼使我印象至為深刻。

何東英博士1986年晉升教授後，1987年到京都大學理學院波多野教授的研究室客座。同年11月我們有幸在日本碰面並敘舊。當時他到名古屋大學參加繼任我工作的澤木教授主辦的氨(amine)和烯胺(enamine)的光化學反應研討會。研討會當天，我和妻子到名古屋車站接他，中午一起用餐，餐後當我正要結帳時，他卻從後頭箭步趕來，搶先付了錢。隔天應何教授的期望，我們一起到日本中央阿爾卑斯山一日遊。在車站購票時，他也搶在前頭不讓我付錢買票。多年前在台灣旅遊時我曾付過旅費，這次他可能想還我，他真是個正直、有責任感的人。我們搭早上七點半從車站出發的高速巴士，經過駒根、白平，終點為高度2700公尺的千疊敷纜車站前。參觀完高山植物和冰河遺跡後，我們再搭乘巴士於傍晚六點四十分回到名古屋車站，之後就互道告別。

那天候車時，我向他提及拙著《有機反應論》由天津大學某教授翻譯成中文版，希望也能在台灣翻譯出版。何教授當時就非常爽快答應，並在五年後果真實現，由他親自幫我翻譯並在台出版。何東英教授是個真心奉獻教育並積極投入研究的學者，也是個絕對可以讓學生信賴的教授。何東英教授出生台北市，父親曾任職台灣鐵路局職員，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台南成功大學畢業後，到美國、加拿大等國留學7年。1982年進入台灣大學擔任副教授。對我而言，何東英教授是溫和、有高尚品格、誠實、值得人信賴，對日本友善的化學家。

~ 小方 芳郎

1986年9月，我以國科會計畫的助理身份進到何老師的實驗室。以一位剛退伍的化工系畢業生，萬萬都沒想到何老師願意讓我進入光有機化學合成的領域來。當然剛開始完全不懂，但在何老師不厭其煩的指導下，竟也學會了一些合成化學相關的技巧以及光化學反應動力的分析方法。這對我之後研究所的求學以及進入大學的教職工作，都有很大的助益。記得之後到外國留學時的第一次研究室專題報告，正煩惱不知該以何為題時，何老師還熱心地從台灣提供研究數據給我。特別是在國內研究資源十分有限的當時，藉由那一次的報告，讓國外師生對台灣來的留學生我留下深刻印象，這件事我到現在仍感銘於心。

~ 洪儒生

還記得第一次上何東英老師的課是大二的有機化學，每次看到老師總是笑盈盈的來上課，我想大部份的同學一定都會覺得老師非常的和藹可親。碩士班畢業後，雖然想出國進修，但因準備不及而有了繼續留在國內一年的打算，就在碩士班指

導教授蘇玉龍老師的推薦下，到了何老師的實驗室當助教。因之前碩士班是在分析組，面對每次 group meeting 的有機「光」化學，總覺得招架不住，但經何老師一年的薰陶，光化學的知識已悄悄地在我腦中萌芽，而在何老師指導下做的「電解螢光」研究，對我未來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啟發。在此緬懷過去老師的種種，除了感激，還是感激，非常感謝老師在各方面的指導，以及不吝給予學生的幫助。最後，我想跟何老師說，您的諄諄教誨，做學生的，都有聽進去，也有照您的話做；您的教導授業，使我獲益良多；您的風骨姿態，將永遠留在我的心中。

~ 陳方中

回想 20 年前進入何老師研究室修讀博士學位時，何老師態度嚴肅及親切之情景依舊深印於我腦海中，老師對學問及研究問題之執著態度，足為後進典範，至今仍深深影響我。在學生時代何教授常勉勵我們要盡力學習，建立起好本領才能立足於社會競爭環境中。當時個人感覺並不深刻，然而一旦進入工作職場，便體會到何老師為學生好及嚴格要求學生的心情。師恩浩蕩，感激何老師教誨，更懷念其學者風範。

~ 黃添銓

記得上個月去台北出差時，我曾到新系館找您，與您閒話家常，談論近況，您的身體還相當硬朗，您那笑容總是掛在臉上，和十多年前都一樣沒有變。老師您還帶我參觀您新的實驗室，有些設備還是當年我們用過的，有許多是新購買的，心想何老師您將有更大的實驗空間，可以指導更多的博士班、碩士班學生，將有更多人力投入來實現您的 idea。當時我們還談到目前最熱門的發光二極體(LED)，老師您鑽研二十多年的光化學，將可以應用得上，貢獻社會。在我讀博士班這四年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讀博二時，您替我爭取到去美國 free radical 研究中心作研究，並為我籌措經費，才得以順利成行。那次美國之行，在我日後的人生及回憶，佔有相當大的重要性，這完全要歸於何老師您的苦心。在我讀博三時（80 年 11 月），我們和潘愷曾一起到日本京都參加 free radical 研討會及發表論文，當地正值旅遊旺季，不好訂房，我們一行人房間數少一間，結果您將房間給了我們，您再想辦法。如今回想起來，老師您對我們這些學生太好了。

~ 林秋榮

從我自己開始擔任教職之後，才真正能體會到何老師對我們的用心。如果指導教授可以列好一張清單告訴學生該去看些什麼書，讀些什麼文獻，作些什麼樣的反應，或許學生會更容易駕輕就熟的上軌道。只是，在我的印象裡，何老師對學生都不太多話，也不太記得他曾經規定或要求我們一定要去作些什麼，甚至我都不記得他有追著我問實驗結果或要數據寫結案報告。但是當我申請國科會補助博士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未獲通過時，他自己出錢讓我可以依原訂計劃與會（甚至他把原訂的住宿機會讓給我，自己另外找住處），他也提供他的人脈及經費，讓我在學期間就能利用暑假到國外的研究機構作短期的研究（他沒有要我交份報告給他讓他知道我到那兒去作了些什麼，只問我有沒有學到東西）；這對當時在國內的博

士生而言，是非常罕見且令人羨慕的。他從沒告訴過我，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條件或能力才具備有博士的資格，但是他給我機會、給我支援，讓我自己懂得自學與自省，開拓我的眼界，提昇自我的廣度與深度，這些都是我一輩子受用無窮的。當自己開始面對自己的學生時，才發現何老師當年的用心是那麼的深；你是無法放任學生不管的，所以你永遠都在提心吊膽，怕學生沒學好，沒學會，出去沒辦法應付。要說何老師沒有在管我們，沒有擔心我們是騙人的，只是他把大部份的壓力都讓自己吸收承擔了，他從沒有麻煩過學生，任何事情他都是自己來，就是想讓學生們在沒有那種迫切壓力的情境下，充分享受到學習的樂趣。有幸在何老師的門下學習，是我人生中受益最多的一段經歷。

~ 潘愷

衷心感激老師於四年求學期間不厭其煩地教導，甚至在出社會後，仍常受到老師的激勵。求學期間，雖因自己的粗心及不夠積極，常常遭到老師教誨及責難，但日常生活卻無時無刻可以體會到老師的關懷與照顧。記得剛進老師研究室的時候，由於老師指導的學生均是男生，老師為了照顧我們這些單身漢，於是與林萬寅教授研究室舉辦八仙水上樂園烤肉聯誼活動(因為林教授收的學生大部份為女生)。可是最後的結局呢？好像是各烤各的肉、各玩各的，最後在八仙水上樂園門口大家集體合拍照(好像也是男生佔一邊、女生佔一邊)。唉！真是愧對老師的設計安排！還記得一個雙十節前夕的晚上，進行一個反應，由於自己考慮不夠慎嚴及操作不當，導致反應瓶爆炸，還麻煩學弟們緊急將我送到三軍總醫院急診，老師也在短時間內緊急趕赴醫院關心，在縫合傷口之際，仍不斷地關切並囑咐醫生以小針細線縫合，以免日後拆線留下傷疤。在老師指導的四年期間，現在回想起來依稀彷彿昨日一樣清晰。諸如有一段時間，我與學弟施勝銘最常被老師訓戒，老師往往一罵起人來就是好幾個鐘頭，大家就會想一些理由來中斷老師罵人，不過好像成效不彰，老師都不為所騙。這些林林種種的過去將永存於記憶中。感謝何老師的教誨，我將秉持老師的教導，無論在任一工作崗位上，必竭盡所能完成工作。

~ 田孟宗

如果一粒麥子不死，又怎能結出豐碩的果實。一路走來，如果沒有何老師教誨，生命將充滿無限變數。如果沒有老師的堅持與寬容，生活也只是一段別人意志的複製品，能與老師結這段緣分，是幸福，也是僥倖。老師留給我們一段無限懷念的天地，在這天地裡，老師身影依舊，所有被呵護的，都能擁有自己的路，而這段路老師不曾白來，我們也不曾白走。

~ 王順利

第一次見到何老師是在八十三年五月，那時候是錄取台大化學所碩士班剛好在找指導老師面試，對老師的第一印象是老師好年輕，事後才發現老師是娃娃臉。老師對學生態度是和藹可親的，也很照顧學生的生活。我是剛從鄉下來到繁華且陌生的台北市，老師會先提供住宿及生活相關的資訊讓學生能夠在生活上無後顧之憂，對學業及研究工作能順利完成。然而剛進入何老師實驗室後才發現那一年

老師只收我一個學生，而且他對學生的要求及研究上是非常嚴苛的，加上我是個慢郎中，常常被老師叫去他的辦公室訓話，有一次在星期六中午將我臭罵了一頓，因我在做實驗前並沒有先將整個實驗步驟和藥品性質先行了解，就開始進行實驗，一旦發生意外不僅造成自己本身的傷害，也可能危害其他周圍研究夥伴，而後我對實驗及藥品一定要先了解它的特性及實驗當中會產生哪些情況及處理的應變能力。何老師對這些小細節都會一一教導，他說過實驗是短暫的，而生命是永遠的，不能因一絲疏忽而斷送一生的研究，實驗安全是非常注重的。剛進入實驗室時，對有機光化學這個領域是相當陌生，從老師仔細的教導及相關書籍的研讀，才慢慢了解其中奧秘及應用。老師雖貴為教授，但時常閱讀書籍及相關研究的論文期刊，有時候也會看看不同領域的研究，常常告誡我們研究是不能只限於自己了解的學科，更要多涉略其他學科以增進我們的視野，擴展研究領域，將來在學術界或產業界才有足夠能力去應付各項不同的挑戰及解決問題。在讀完碩士一年級的我，決心繼續攻讀博士班，當時老師並不贊成，多次詳談後老師在了解我個人家庭因素而首肯，也願意幫助我完成博士學位以完成我父親的願望。老師並不是認為我這個學生不好，而是碩士班需要整體及完善的訓練，才能在博士班自己有能力去思考研究方向及設計研究實驗來完成學業，若跳脫碩士班完整的訓練，可能無法銜接上博士班的課程。老師在看學生是相當準的，我在進入博士班後有段時間無法適應，常常不知研究目標及實驗方法而導致實驗事倍功半或做得糊裡糊塗，幸好老師時時刻刻在身旁協助及指點方向，才能順利完成相關研究。記得有一次實驗，屢次相同實驗都沒有成功，本來想要放棄且心中開始懷疑老師的判斷能力而與老師爭論實驗是不可能進行，雖然心裡不服氣，但還是埋頭苦幹繼續做下去，在第十次實驗終於成功合成我們需要的化合物以印證老師最初的假設，這次研究結果也刊登在國際相當著名的期刊“Angew. Chem. Int. Ed.”上，也造就我個人博士論文的完成。除了感謝老師用心的指導外，也不得不佩服老師深遠見解。然而在我尚未完成學業時，我的父親就因病去世了，在我傷心之餘，老師不但在學業及研究工作幫助我外，在課餘也時時關心我的心理狀況及鼓勵我應更加努力學業及研究以完成博士學位才能還我父親的遺願。畢業後，也常常麻煩老師，無論研究上或學術上遇到相關問題，老師都會放下自己手上的工作，仔細推敲及一一解答我的問題。也鼓勵我能出國進修，自我充實學問及增廣見聞，進入學術界及產業界後才能有能力與別人競爭。雖然他對自己學生是相當嚴格的，但對外界他是一位有學問及待人非常和藹可親的學者，因此有相當多朋友及研究合作夥伴。在一次的聊天之中，才了解老師為了幫助已畢業的學生不論在學術界或在產業界能有好的出路及發展，常常與學術界和產業界介紹自己學生到學校或公司就業，也因此深深感動老師的用心栽培我們。

~ 吳進益

在我的求學過程中，真的很榮幸成為何教授的學生，老師臉上永遠都帶著笑容，絲毫沒有老師般的嚴肅架勢，我不是個很用功的學生，在研究及學習上都讓老師費心幫忙，真的很感恩老師的指導，如果人生可以再回頭，我想多用心點把老師的理念都實現，真的很懷念那段相處的時光，也懷念老師臉上的笑容。

~ 陳仕哲

在何老師實驗室待了八年，當何老師的學生逾十二載，想想我已過的三十二個年頭，有幾段關係能夠如此的綿長而深厚。何老師對學生的好，不用他的指導學生吹噓，就已經眾所皆知。細數當年的那些往事，大二的學期末，我帶著 57.5 分的有機學期成績去找老師，他只笑笑的對我說：「那你沒有學好耶，該怎麼辦呢？」。當然大家都知道我的下場：得到一次深刻的反省和 60 分。碩一的時候，為完成父母對我拿博士的期望，老師給了我直攻博士的機會，讓我全心全意的唸書。博二的時候，當王順利及吳進益學長相繼畢業，那時「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老師只好含莘茹苦的指導我繼續光重排反應的一系列研究。還好我勤能補拙，不負老師的期望，將交付的工作一一完成。老師不但給我全心全意的指導，而且給了我好多篇 SCI 的論文，讓我的努力受到別人的肯定。博三的時候，我與相戀七年的敏敏結婚，老師不但沒有責怪我耽誤了課業，還時時提醒我：「結婚後要早點回家，多陪陪老婆。」我雖與老師的家人認識不深，但我想這一定是他時時刻刻銘記在心的信念—「家人永遠是最重要的」。博四的時候，我在畢業前生下了我的第一個小貝比頌頌。在這緊張的畢業時刻，老師與我之間突然變的輕鬆起來，因為他跟我的談話，不再是硬邦邦的論文，而是他那比幼教專家還要豐富的育兒經驗談。畢業之後，我的第一份工作台大國防役，也是老師不辭辛勞的幫我打點。博士後時，我的第一次出國研計會，也是老師帶著我去。就連最後我任性不聽老師的勸告，導致在兵役上遇到了問題，也是何老師不記前嫌的幫我解決，有多少人能夠在父母家人之外，還能受到其他人的呵護與陪伴，走過這麼長的一段時光，在何老師實驗室的八年，他看著我結婚、生子、找到人生第一份工作，我很幸運遇到了一個無怨無悔照顧我 12 年的恩師。

~ 何郡軒

常言道：「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回想起從前與老師相處的五年時光，一個懵懵懂懂的備取生一踏進何教授實驗室，迎面見到的卻是和藹的笑容且客氣的招呼，打開了老師與我相處五年時光之鑰。這五年來愚笨的我當然得不到老師多少稱讚，但他總是苦口婆心的教導；老師對自己實驗室學生要求總是比其他研究生高，但是學生的福利卻都給的滿滿，一直想盡辦法讓我們的獎學金拿到最佳。老師曾不辭辛苦帶著全實驗室的研究生到基隆碧砂漁港吃尾牙，從他大大方方買了滿桌的海鮮，就可以知道他對學生就像對自己的小孩般絕不吝嗇。回想起老師還有好多跟學生互動的情況，歷歷在目好像就在昨天才發生過；記得以前在實驗室，只要跟女朋友有關的事情被老師知道，他一定要我們以女朋友為優先，深怕我們在感情上受到一點點傷害，還有一次在大家聚會的時候跟我現在的老婆說：「要是智偉不娶妳，我就把他的學位收回來」，從這些簡單對話可以知道老師真的都把我們當作自己的孩子在關心，即使我已經畢業了就像嚴父般關心。雖然畢業了，但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回去找老師，就好像船出了港口總得回來補充資源，除了跟老師報告近況，還聽聽老師的建議與教誨；即使以前我的表現算是差的，他都把我當作貴賓在招待，這點讓我好佩服；我們心裡永遠都存在老師以前的諄諄教誨，也會努力在職場上好好發揮，不辜負您！

~ 許智偉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自古以來，恆久不變。在順心時，老師為領航者；在迷霧朦朧時，老師為開光啟示，老師儒者風範、關懷眼神，能讓弟子如沐春風、受益無窮。老師溫和穩重的氣度、良善守分的原則、謙恭有禮的氣質、踏實的研究與生活、和藹可親的笑容，實為良師典範，也是九年前（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第一次見到老師就留下來的印象。還記得九年前一次偶然機會跑到台大化學系找當時在何教授實驗室讀碩士班的進益敘舊聊天，老師一進門就很親切和我們打招呼，關心我們，並和我們聊了起來，滿臉笑容的印象到現在還無法忘記。民國八十六年三月，與市師老師高輝陽教授在一次聊天過程中，沒想到高教授在日本認識何老師與師母，他覺得何老師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就這樣，讀博士班時成為老師的弟子。如果說命運中需要有貴人提攜，何老師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原是師院生，畢業後應留在小學服務，實在夠了，應該心滿意足。一次奇妙機會我留在市師擔任助教、講師，自覺已經比以前生涯規劃好很多很多。此時生命出現轉折來到台大讀化學研究所博士班，接受老師教誨，在實驗、討論中，領悟人生有諸多需努力的事項，激發我奮發向上的意志，克服種種困難的考試與實驗失敗的打擊，才完成學業。尤其對我讀數理教育系的人而言，化學和我主修原來是兩條平行線，經老師耐心指導，幫我把它編織相互交錯的網子，網住化學研究的樂趣，一直到現在。雖然目前在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服務，本應從事科學教育，但老師在台大還是留一個空間給我有機會繼續從事化學研究，並且這四年來先後推薦我到德國 Oldenburg 大學學習有機固態反應、日本東北大學學習有機固態光反應與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學習光反應與電子轉移之研究。真的很難想像沒有老師指導，這九年來我可能一片空白。每次和老師討論或聊天都很久也很快樂，從研究聊到教學，從教育學生聊到小孩練琴，所以往往一談就兩、三鐘頭，期間老師時時勉勵我要努力，要奮鬥，朝人生目標積極樂觀前進。還記得最後一次和老師聊天是在十一月初，午後天氣很好，老師心情很好，忽然對我說德國教授設計所計劃的實驗，時間不夠用，可以請碩二哲維幫忙，一轉身就跟學生說，這種熱心有效率的精神，感動我們這群學生，經不斷嘗試與修正，終於克服種種難關找到反應途徑。感念恩師多年在學業與工作上啟迪與指導，無限的懷念與感激，真是難以言喻。

～ 古建國

感念老師一直對我抱著極大的包容及耐心，即使偶爾犯了錯，您都不曾責備過我，反而給我鼓勵信心，彷彿慈父般的支持著我；記得每當時實驗上遇到挫折時，您都會適時走到我身旁，拍拍我的肩膀說些鼓勵的話，每每都讓我覺得備感溫馨，也因在您的羽翼下，我也才能夠成長茁壯。在生活上，總會看見您為學生付出無悔的關懷，就像呵護自己的孩子般的無私；不論快樂或傷心的事情，你都會和實驗室的夥伴們，共同經歷著那段值得珍藏的回憶。

～ 葉志敏

對一個研究生而言，老師就像燈塔，學生總是很放心的跟著燈塔所帶來的光亮往前進，就算走過頭回眸仍然會看見那燈塔的光輝因而安心。總以為燈塔所帶來的

光亮是天經地義的，是永不熄滅的，自以為可以憑藉一己之力向前，到最後才發現自己的貪婪與無知，但或許燈塔的光已經投射到每個人的身上，成為每個人心中小小的蠟燭，心中的火光讓我們可以永遠記得他對我們的叮嚀與提醒而順利的航向彼岸。

~ 朱智謙

老師行事一向低調，能與老師相過、進入 TIH lab 做研究，只能說緣分真是奇妙啊。若老師沒上台解說他的研究，若不是在面談時被老師親切的笑容所吸引，就不會引起我對光化學的興趣，而讓我們有這一年半如家人般的師生關係。老師總是不給予我太多壓力，因為老師信任我們，每次都親切的問候我實驗做的如何，修課有沒有什麼困難。給我許多實驗上的自由，讓我恣意發揮我的想像，允許我測試我在實驗時的新想法，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我幫助與提示。一直希望有一天實驗完成時，能很高興的告訴您這個消息。還記得有一次在舊系館，我買了一包奶油球放在抽屜裡，結果被老鼠爬進去咬破了，正在清理時被老師看見了，他問了一下，了解後要走時說了一句：「那記得不要餵老鼠吃太多喔，一次一顆就好。」我們一群人愣了一下，隨即一起爆笑。

~ 黃莘豪

還記得當初是如何進入 TIH LAB... 大四那年，台大研究所放榜之際，欣喜若狂的我匆匆忙忙從師大趕到台大化學系找指導教授。雖然對有機化學有很大的興趣，但那時候的我對化學系教授們的研究領域不甚瞭解，因此懵懵懂懂敲起每一間有機化學教授們的辦公室。還記得我來到了系館二樓最角落的研究室，我從各方資訊得知老師研究光化學，那是我完全没有接觸過的領域，抱持姑且一試的心態走進老師的辦公室，待我向老師介紹自己後，老師很客氣的請我坐在辦公桌前，向我說明實驗室的研究方向，還從抽屜裡拿出好幾個 sample 瓶的 compound，很驕傲的跟我說這是實驗室合成出的發光材料，而且隨便合一合就是一大堆！看到老師得意的表情，現在回想起來就覺得老師好可愛！就是因為老師人太客氣，看到笑容滿面的他就覺得這老師一定很好相處，所以才激起我想留在老師實驗室的念頭，或許和老師的緣分就從此開始。由於在大學有機實驗技巧訓練不夠，有很多的實驗技術都是來到實驗室後才學到的，很慶幸老師給我很大的空間讓我學習，就連選擇題目方面都是由我做決定，並且適時地提供我意見。有時，老師也知道我們要準備期中期末考，您便會要我們先放下實驗工作專心讀書，這才讓我們不至於蠟燭兩頭燒。我相信我在碩士班許多專業技術與知識成就很多都歸功於老師。以前的您會一大早進入學生休息室串串門子，會走到我的 hood 旁問我現在做的怎樣，在下班時會再到實驗室叮嚀我們要注意實驗室安全，老師總是笑臉迎人，從老師話語中時而感受到老師天真的模樣，和您談話不覺得有壓力。老師在我心中留下來的印象還是您那清晰的笑容！

~ 梁化舉

2001年的夏天，台大化學系碩士班放榜了，那是我第一次和老師見面的情景。「扣、扣...」，我輕敲著老師的房門。「請進！」房間的另一端傳來老師和善溫暖的聲音。「老師您好，我是今年錄取的碩士班新生，想進老師的實驗室。」「沒問題啊！！」親切的笑容洋溢在老師的臉上，讓人放鬆。「可是...我今年要休學，不知道老師能不能接受??」帶著些許的疑惑和不安，因為已經有許多教授拒絕了我的請求!!「沒問題啊!現在工作難找，這樣很好啊，休學沒有關係！」一樣的笑容，一樣的親切，讓人感覺不到壓力。「嗯...老師那實驗室的研究方向是什麼啊??」當時心想，雖然我要休學，還是應該了解一下實驗室的研究內容吧!只見老師拿起紅筆和一張白紙，用他微微顫抖的手開始向我解釋實驗室的研究。當時我強忍住笑意，因為我從沒看過一個這麼緊張的教授，而且很認真很專心的跟學生解釋他的研究—有機光化學反應。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我是老師第一個女研究生。雖然我辦理休學，但是暑假期間我還是會到實驗室了解狀況。記得那天午後傾盆大雨，到實驗室後，在整理有點狼狽的儀容時，恰巧遇到老師。「你怎麼來實驗室的？」老師親切的問著我。「騎機車來的。」「下雨天還騎機車唷！！很危險的，下雨天就不要來了在家休息，沒有關係。」這就是我的何老師，沒遇過這種性格的老師，第一次的見面，讓我感覺他的溫暖和體貼，而且他爽朗的笑聲，親切的問候，認真且執著的態度，深印我心。

一年後，因為我考上正式教師，所以我選擇再休學一年。老師不但不反對我休學，還告訴我一定要好好把握這個工作機會。老師沒有問我到底會不會回來唸書，沒有任何的要求和條件，也不在乎我是否會復學，是否真的會留在他的實驗室，他就是願意無條件的幫助我。這就是我的何老師，總是設身處地為學生著想，不計較回報。2003年，我向任教的學校申請留職停薪，回台大唸書，正式進入何老師的實驗室。進入老師的實驗室後，對老師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在碩博士求學的這三年中，和老師相處的點點滴滴，都是我最深刻的回憶，有開心、有憤怒、有喜悅、也有哀傷。唯一不變的是，他為學生著想的心意。在碩一的暑假，老師爭取了一個去日本大阪大學學術交流的機會，他為我和瑞儻接洽 Prof. Majima，幫我們安排行程和進度，幫我們籌措經費，協助我們辦理住宿，使得我們在碩一就有機會到國外開開眼界，我想這是一般人都不會有機會，而我的何老師把這樣的機會給了我們。他沒有問我們實驗進度，沒有要求實驗成果，老師只要求我們多看多聽多想，豐富自己的歷練。這是我的何老師，獨一無二的老師。

這五年相處下來，我覺得我的老師其實是個有點固執又孩子氣的人，他每次生氣，就會臉紅脖子粗，脹紅著臉大罵，不過我們也自有應對之道，只要順著他，認個錯，老師就會消氣。而每次生氣罵人後，都會感到抱歉，怕我們受傷，透過其他學生表示他的怒氣來自他的期許和關心，這是我們老師特有的行事風格。有一陣子我真的很不習慣老師的態度和方法，記得今年的三、四月，我曾一度想休學，因為我不知道老師為什麼要對我生氣，從早到晚看到我就是一副不屑生氣的臉，嫌我太晚來，嫌我不知道其他學弟在做什麼研究，嫌我不會寫論文，反正我做什麼事，老師都看不順眼，當時我真的很生氣，我才博一，就要我接管實驗室的所有業務，會不會太嚴苛了，即使我有責任了解實驗室的所有狀況，也不需要這種不屑的態度，當時真的很生氣、很憤怒，那天在開刀手術房外，和師母聊著老師的種種，我才知道老師對我真的有著深深的期許，他希望我畢業後能在大

專院校任教，正因如此，他必須訓練我掌握實驗室每一個人的近況，或許不合理，但那是老師對我深切的期望。老師，我不會忘記您的叮嚀和期待。

~ 楊舒雯

記得最初與老師交談時，老師和藹的笑容及平易近人讓我感到特別親切。印象中老師總是特別忙碌，偶爾進入休息室關心我的實驗進度和功課，很可惜的，我的學業常達不到老師的期望，老師體諒我實驗和課業兩頭忙，讓我先將實驗擱置，專心唸書，令我相當感動，我會將這份關心永遠存於我的心中。

~ 劉季康

在我的眼裡老師是個外冷內熱的人，對研究生有很高的要求，被罵時常常會被老師的疾言厲色嚇到，但事後又會為了老師的用心而感動。記得暑假剛進入實驗室的時候，我只是個連實驗課都沒上過的師院生，別說架設反應，連實驗器材的名稱都叫不出來。就算只是做些練習技巧的簡單實驗，仍狀況連連、犯錯不斷。有幾次犯了會對實驗室造成危險的錯誤，被老師看到給了幾句輕微的訓話，不知是心虛還是害怕，從此我就有意無意的避開老師，錯失了很多和老師溝通的機會。就這樣一直和老師保持著距離，也一直没有實驗的進展。在這段時間裡，老師還是偶爾會來關心我的狀況，還親自拿我寫的實驗步驟及記錄去批閱，幫我找出實驗失敗的問題所在，但從來不會逼著我要實驗結果。看著老師戴上老花眼鏡，一字一句的檢查我的實驗步驟並提問，雖然當時老師冰冷的語氣讓我緊張得只想快點離開，但現在回想起來只覺得又懷念又感激。老師或許不善於用言語表達對人的關心，也不常和大家熱絡的聊天，但是他總是默默的在一旁觀察每個人的狀況。老師會每天到實驗室走好幾趟，看看學生有沒有正確的操作，還在每天回家之前替學生檢查每個裝置安不安全，有沒有加熱過頭忘了關……老師總是用自己方式在保護著我們。

~ 許哲維

何老師答應收我做導生後，為了準備 seminar，有一段時間沒再去找老師的我，拿了幾個想不通的問題去問，一次是在大太陽下剛好碰到，一次甚至是吃飯時去找，我都覺得很不好意思等一下再問，老師還是很熱心地把我留下來講解，後來想起來，真是覺得很感動也為自己當時的不懂事而汗顏。

~ 次家祺

我很榮幸能夠在修習有機化學三的課程遇到何東英老師。雖然短短不到一個學期的時間，但是他教學的熱忱與踏實引發了我對化學的興趣。他是一個如此讓人親近、謙虛、和藹的人，值得我們學習的榜樣。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第一堂介紹香料的化合物，他特地買了一罐 Paca Rabanne 的香水供學生試香。我想成為調香師，他也提供了不少意見。

~ 劉力愷

從當時首次見面的相談甚歡到後來入學後的實驗室生活裡，老師您的笑容和讓人輕鬆的笑聲，現今想起仍舊十分親切。始終清楚的記得那天，正是考高有的前個禮拜四，當我們幾個在休息室研讀高有時，老師親切的走進來詢問我們進度，滿懷關心的話語與親切的微笑，使我們感到鼓舞。我們幾個碩一生雖然僅僅進來不到一個學期，但得到老師給予的關心與實驗上的自由度卻是相同的，而老師總是提醒著我們，課業優先，實驗不要躁進，要紮實的和學長姐學習，不要盲目的做實驗。

～ 陳貴三

在大四上的那年，修了何老師有機三這門課，這也是我第一次與這位老師相識，並且受到他的教導學習更深入的學問，短短的一學期也許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長，但是轉眼間就過了，期間發現了老師和藹可親的一面，和努力教導學生知識的熱忱，我在那段時間常想著：「這位老師的脾氣好好喔，不知道他有沒有生氣過？」這個問題一直在我內心中存在，但是我可以肯定這個答案是「沒有」；在這個學期中我學到了許多知識，在我現在求學的過程中不斷的出現，我想這都要感謝何老師的教導，修課的那時常在下課的時候打擾老師休息的時間去問他不懂的地方，看老師放棄休息的時間為我解答問題。短暫的一學期很快的過了，我在台大求學過程，上何老師的課也許就只有這一次，但是在後來的日子中遇到何老師都會很開心的跟老師打聲招呼，他就好像是一位親切的長輩。

～ 賴榮億

我大四的那一年，何教授是我的專題老師，他對一無所知的我非常耐心，總是笑咪咪的啟發學生的研究興趣。

～ 楊雪慧

第一次看見老師是在大一簽選課單的時候，老師是我的導師。第一次匆匆見過，第二次老師就風趣的問我：「有沒有拿書卷獎？」這番話讓原本緊張的我放鬆了很多。在導生會中，進一步和老師有了談話的時間。老師很關心的問我們導生的學業情形和未來的展望。和老師聊了很多關於實驗室的東西，讓我更加了解真正化學研究的詳細情形，也因此讓我有此機緣進入何老師的實驗室。大三開始進入老師的實驗室，老師總是很忙，但每次去找老師討論，老師總是很熱心的教導我，並且都不給我施加壓力。還記得第一次拿結晶後的化合物給老師看，受到老師很大的嘉許和鼓勵，感覺很有成就感，現在還是對那種感覺記憶猶新。大四專題時，老師付出很多心力，幫我找簡單的新題材，希望我能不用花太多心思在實驗上，能有餘力應付之後的考試。老師給我很多自由空間，他總是很相信我，把實驗的進度交給我自己控制，讓我對實驗感到很自在。很感謝老師的栽培與鼓勵。

～ 黃冠智

記得有次買早餐的時候碰到您，我看老師這麼早來，老師就說：「我剛送小孩去上學，今天是運動會，所以比較晚，平常都是八點。」後來早餐拿到了，老師還問

我要不要坐下來吃，但是因為我上課要遲到了，就沒有留下來吃而拿著餐盤要去打包，老師看我手上已經提了一兩包東西，就說要幫我拿餐盤，我真的很高興能遇到這樣照顧學生、體貼家人的好老師。

~ 陳香芸

是從三年多前開始，那時剛進大學，我被系上分配到老師的名字下，成為他的導生。第一次找導師簽選課單，感覺相當緊張，而且來來回回找了好幾次，那時候覺得老師應該很忙，找都找不到。後來終於找到老師時，跟老師說要簽選課單，就看到老師突然手忙腳亂的開始找起筆來，然後再問我要簽在哪裡。那時候，我感到一股笑意，差點笑出來，怎麼會有當了教授那麼多年，碰到學生還這樣手足無措，搞不清楚狀況的人呢，這是我對老師的第一個印象。之後，一直到大二，都是老師的導生。除了一開始的第一學期，後來每次找老師簽名時，老師都會問一句話「有沒有得書卷獎啊？」，那個時候，我總是覺得一陣尷尬，然後跟老師說：「我功課沒那麼好，離書卷還很遠。」老師總是笑了幾聲，或是拖出一張椅子，然後開始說起他以前帶過的學生，「我以前也有教過幾個書卷獎的學生喔，他們真的很厲害，不過，我也有聽過一些很會讀書的學生，出國後完全不會做實驗，反而是功課不是很好的學生，實驗做的比較好，成就也比較大。」那個時候覺得老師很和藹可親，而且很健談，所以大二暑假前，就有找老師詢問，打算要到老師的研究室做專題，老師一聽，馬上說好好好，就拉著我到實驗室去，介紹各種器材設備，並找了學姊教我一些基本知識，帶我做實驗。在專題的生涯中，除了老師一再強烈要求不准做危險的實驗外，最多的是老師的關心「實驗做的怎麼樣？會不會做不出來？我幫你找找看有沒有別的方法。」但是這些都不足以表達老師對學生的關心，約半年多前，老師讓我申請國科會的計畫，弄了一段時間，最後結果是沒過，那時我沒有什麼感覺，反正沒有就是沒有，過了只是賺了一些經費而已。結果，反而是老師很緊張，過了一段時間，還跑來跟我道歉，說是之前他太忙了，沒有好好看報告導致我沒有過，老師一直覺得很自責，那時只感到受寵若驚。後來旁敲側擊之下，聽實驗室學姊說，老師一直以為我對計畫沒過很在意，所以才會有那種舉動。我也只能說，我真的是很幸運，可以碰到那麼好的老師，開朗、關心學生、熱心的教授，會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

~ 孫瑋廷

對何老師的印象是一位總是堆滿笑容的人，讓人覺得好親近，記得博士班入學考需要教授推薦信函，雖然只上過何老師一學期的課，很怕老師不認識我而拒絕，但直覺就是想找何老師幫忙推薦，硬著頭皮帶著修課成績就向何老師開口，老師竟也一口答應下來，拍拍我的肩膀說沒問題，那一刻所有的惶恐不安早已煙消雲散，只留下感動與喜悅。

~ 謝金霖

親愛的何老師，雖然我沒有待過您的實驗室，但我知道老師是一位和藹可親的人。碩士班時，在實驗室看到老師，您總是很親切的跟我打招呼；走在路上，您也總是笑臉迎人。上了博士班，知道老師不但是個愛護學生的好教授，同時也是個很照顧家庭的好先生。帶我們書報時，總是孜孜不倦的教導我們。能認識老師真的是學生很大的福份。能從老師身上學得做人處世的態度也讓我受用無窮。從來沒有在老師臉上看到一絲絲的憂愁或是一絲絲的怒氣。我想這是我對老師最欽佩的地方。

~ 林其鋒

在校期間接受何老師有機光化學的教導情形歷歷在眼前。進入產業界服務深覺老師的教導助益良多，滿懷感謝，感念師恩，謝謝老師！

~ 盧凌

何東英老師是我有機化學的啟蒙老師，我還記得他是個老好人，上課巨細靡遺，而且有問必答，而且回答的就是讓自己覺得「他真的懂」，可以達到「吾道以一貫之」的地步。覺得他是個老好人的原因在於，他教學的內容很多，我們往往會覺得唸不完，不過最後大家還是過了，至少，他不會為難學生這一點，我可以體會出來。我還記得，在新生大樓有點陳舊的教室裡，當他說著冷笑話，然後同學們臉上三條線的情景，當他告訴我們，Chemistry 這個字是從中文的「金水」傳過去的當下，當他強調反應機構，又告訴我們這些學說不見得要盡信的時刻，當他以能量論以一貫之來回答同學問題的印象，還有，當可愛的小美女上課遲到，老師邊講課邊行注目禮的莞爾過程，以及開場白與冷笑話佔用太多時間，他硬是不縮減章節飄課飄完的堅持。

~ 胡譽耀

During my year in his group, Professor Ho pretty much left me alone to find my own way. There was no schedule, no deliverables, and no pressure. None. In the beginning I was thrilled. I had never had so much time on my hands in NTU. What do I do with it?

Then I started to learn a little more about my boss.

Professor enjoyed his research work and I couldn't even imagine him outside the academic world. He had a fairly small group but everybody worked pretty hard (well, except me). He could be quite demanding with his assistants and graduate students on their research projects, and I had seen some edgy encounters. Professor expected results, but he did not manage processes. To be honest, I had from time to time the recurring nightmare that he would storm into my office one day yelling and screaming for results (or lack of) from my last experiment, of which I would obviously be clueless. Luckily the nightmare never materialized.

So, after a couple of weeks, I received no instructions, and became extremely bored.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 boss did not set a plan for you and did not come to you and

ask for results? I was not used to school without well-arranged curriculum or class schedules. In the meantime, I was both amazed and bewildered when I witnessed that all my classmates were already fully immersed in some advanced chemistry work, and I was just sidelined there doing nothing. I knew I was planning for an easy year, but that was just too disturbing. I figured I had two choices. Either I can have a truly fantastic senior year, or I could try to do something with my time.

Ironically, as I understood later, what I took up was the greatest asset Professor ever shared with me. Just to keep myself occupied, I came up with my own research ideas, set my own goals and deliverables, did my own research and preparation, estimated and paced my own progress, and discussed my plan and results with Professor. In reality, those sessions were more like been pulverized to the ground, repeatedly. The discipline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decision-making, project and time management, and self-governance was a class that gave no credits, but the learning process was invaluable. In the end because it was my plan, I was committed to its execution, and so I worked very hard to get it done. Professor in the meantime became an advisor of this thinking process and not of the chemistry.

After a year of meddling around, I generated tons of completely useless data about certain laser-induced photochemical reactions of which I have absolutely no recollection whatsoever, having logged endless hours sitting in the laser lab that Professor shared with Professor Su staring at equipment and photochemical cells until I saw double images. I was pretty sure that after I turned in my results and thesis, a certain poor graduate student would have had to spend a lot of time to decipher my stuff and probably redo all the experiments, if ever. As for myself, I was just glad that I actually accomplished something I could label as "independent research'.

In 1995, I made the critical decision to leave chemistry for good. It was the right decision, but a very difficult one at that time, having to throw away more than ten years of my life invested in chemistry research. I wrote Professor about my decision. He replied that he was disappointed but not surprised that I chose to go down a different path. He also wrote that even though he did not spend a lot of time to guide me during my year in his group, he was quite positive that I would be successful. What he didn't realize is that what I learned from him that year in that office in New Chemistry building not only enriched my senior year, helped me make up my mind later on to take a different road, but continued to influence me throughout my career.

~ 胡正